

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HST**）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霸权稳定理论表明，当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或霸权时，国际体系更有可能保持稳定^[1]。因此，现有霸权或无霸权国家的衰落会削弱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当一个霸权通过外交、胁迫或说服来行使领导权时，它实际上是在部署它的“优势力量”，这就是所谓的霸权，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力支配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规则和安排”的能力^[2]。此外，通过讨论衰落的霸权与其崛起的后继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可以用来理解和计算国际政治的未来^[3]。

霸权研究可以分为现实主义学派和系统主义学派，每个学派都可以细分为两种主流理论。“霸权稳定论”这个概念是由罗伯特·基欧汉首先提出的^[4]，他将其列入了阿布拉莫·菲莫·肯尼斯·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如今，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支持的长周期理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支持的世界系统理论已经成为系统学派的两种主流方法^[5]。



查尔斯·P·金德伯格，其被称为霸权稳定理论之父。

查尔斯·P·金德伯格是与霸权稳定理论联系最为密切的学者之一，被一些人视为霸权稳定理论理论之父^[6]。在1973年出版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他认为，导致大萧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混乱，部分原因是缺乏一个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领导人。然而，金德伯格的推理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霸权稳定理论背后的核心思想是制定全球体系的稳定，从政治、**国际法**等方面，建立一个依赖于霸权制定和执行体系的规则。

除了金德伯格，霸权稳定理论发展的关键人物还包括罗伯特·吉尔平、乔安妮·戈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乔治·莫德斯基等^{[7][8]}。

目录
霸权稳定论的提出和演进
经济霸权
权力霸权
机制霸权
霸权的崛起

霸权稳定论的提出和演进

经济霸权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较为公认的霸权稳定论的起源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建立的经济霸权稳定论。查尔斯教授通过考察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发现历史上的英国霸权时期和现行的美国霸权时期的世界经济得到了有序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经济的发展与霸权国的存在和有效管理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金德尔伯格教授在其1973年出版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对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进行了研究，反思了经济大危机为什么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影响范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且破坏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对于各国政府之间采取的目光短浅的贸易保护和相互设置贸易壁垒的短视行为寻找根源，最后金德尔伯格对上述问题得出了结论：大危机之所以带来全球性灾难后果主要由于当时的大不列颠实力衰落没有能力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能力，而美国由于受孤立主义的影响拒绝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责任，更不愿意为了世界经济稳定而牺牲自身利益，由此导致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接着金德尔伯格又指出，当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只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全球性公共利益，没有国家愿意为全球公利付出成本，每个国家的私利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这里谁能够为全球公利付出成本，金德尔伯格指出只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力量的“稳定者”，而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9]。

金德尔伯格通过引入“支配”（Dominance）和“领导”（Leadership）的概念来解释霸权国的作用，其中支配就是一国对另一国具有主导地位，不需考虑另一国的感受而进行行动；领导则兼具强力和怀柔的策略，而霸权国就是具备支配能力和领导才能的国家。金德尔伯格重点探讨了经济学领域的公共产品概念，他指出虽然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但公共产品却不是无限供给的，就犹如公路，当容纳范围内最后一辆车驶入公路时，其公共产品的性质就会发生转变而难以负担公益，但是除了政府之外没有私人部门会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由此导致公共物品的不足。由于国际上不存在最高权威的政府，当世界经济遭受危机时，就需要一个国家承担起国际职责^[10]。

权力霸权

参见：[利维坦](#) (霍布斯)

经济学领域出现的霸权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观点很快被国际政治学者接受，其中罗伯特·吉尔平将霸权的经济稳定作用延伸到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也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其中霸权实力是决定国际安全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吉尔平的霸权稳定思想与现实主义对人类“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解决方案一脉相承。

古典现实主义的鼻祖，英国思想家、哲学家霍布斯生活在英国内战和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战乱环境中，加上家庭的不幸形成他对于人性和国家研究的悲观视角。他将人类的原始生存状态描述为“自然状态”，人性的自私致使人类为了利益而展开斗争，整个人类社会充毫无信任可言到处充斥着暴力，生存和自我保护成为人类的首要目标，而强者的权力则是自然状态下唯一的法则。为了结束这种危险的自然状态人类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由国家来统一负责个人的安全^[11]。虽然国家内部的安全秩序得到了有效保障，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就犹如人类的自然状态一样缺乏一个像利维坦一样的国际权威而充满了暴力和战争，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赋予霸权国部分利维坦的功能，以霸权国的强制力和管理能力来维护国际安全的稳定。

吉尔平把现代国际关系史看作是几个大帝国或霸权国家的兴衰史，用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世界政治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并把国际体系权力制衡的变化作为国际秩序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逻辑上形成了完整的霸权兴衰论。吉尔平以现实的历史周期假说为基础，开始分析制度变迁和霸权的兴衰。

1. 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吉尔平认为，在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其战略目标都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然而，国际体系并没有给所有国家平等的机会来分配国际利益。国际体系往往只保护体系中权力最大的国家的利益，因此，各国争夺权力的再分配。当权力处于均衡状态时，国际体系将是稳定的。当国家间的权力增长差异导致权力失衡时，一些国家就会改变现状。最后，通过霸权战争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后，国际体系将再次进入均衡。具体来说，影响国际体系改革的因素有三个：物质条件、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然而，制度结构的作用是影

响现实主义者行为的根本因素。因为现实主义假设主权国家处于国际无政府秩序中，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和作用是不同的，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只是每个单位的力量，在建筑的压力下，每个行为体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和动机，结构成为行为主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12]。

2. 霸权的扩张与成长。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实力增长后就会产生扩张的欲望，其会寻求领土扩张、要求获得相应的国际威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只要其扩张的成本小于体系变革带来的回报，国家会一直扩张。
3. 霸权的衰落与挑战。吉尔平认为，随着霸权国的扩张，总有一个时刻，霸权国进行扩张和统治的成本逐渐等于和大于国际体系为其带来的收益，从这个时刻起霸权国开始衰落。根据霸权稳定论，霸权统治也需付出极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这就需要霸权国具有强大的国力及充分的经济盈余，但随着时间推移，霸权国的经济盈余不可避免的减少。造成霸权国支出大于收入的原因主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转移等削弱了霸权国的经济优势，而高昂的武器开支和军备部署极大地消耗着霸权国的国民储蓄，影响着霸权国的国内再生产的资本运用。从外部因素来看增加霸权国有效统治成本的原因包括：联盟中不成比例的过高防务负担与军事开支；新兴国家利用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先进技术的扩散迅速崛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给霸权国带来直接竞争和挑战；搭便车国家的不负责行为致使霸权国负担高昂的国际公共产品开支，这一切都为霸权体系的维持增加负担，使霸权的国际收益越来越小于其付出的成本，加速霸权实力的消耗^[13]。新崛起的国家由于所拥有的国家实力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强烈要求改变体系现状重新分配国际收益，但历史上没有一个霸权国会主动让出其统治地位，由此导致争霸战争不可避免。通过残酷的大规模霸权战争，会产生新的霸权国，新的霸主会获得统治合法性并根据自身价值与利益需求重新建立国际体系，由此开始新一轮的霸权循环。

机制霸权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遭受重大的挑战，霸权稳定论的遇到了现实检验的危机，霸权稳定论学者不得不对该理论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格局变化的现实。在军事安全方面，美苏冷战持续进行，美国在苏美对抗中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越南战争使美国在经济和人员方面损失惨重，但仍无力摆脱越南战争带来的泥潭，美国的超级大国形象受到严重影响。在国际经济方面，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美国无法继续维持美元黄金固定比例兑换而瓦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 1977 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远低于二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和 GDP 占世界的比重也都比 50 年代大幅下滑。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日本和西欧已经走出战后的恢复期，在国际经贸上成为美国的有力竞争者，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地位大增，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始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联合的方式对抗西方干涉。总之，虽然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无可争议的处于领先地位，但其领先优势在逐步减小，并且在国内国际都面临着不小的危机。

由于美国相对实力的下滑，原有的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美国的政策和利益需要，为此美国国际政治界发生了一场理论革新和争鸣。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发起了进攻，他们认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现实世界中，在坚持国家中心观的同时应承认多重行为角色的作用，传统的无政府结构正逐步的让位于相互依赖的结构，军事武力难以发挥原有的作用，国家的关注点聚焦于绝对收益和经济福利。^[14]在新自由主义迅速崛起并发挥巨大解释力的情况下，霸权稳定论也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部分观点以延续其生命力。

基欧汉赞同传统的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即实力强盛的霸权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益能够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但是基欧汉不认同传统霸权稳定论所表述的随着霸权国的综合实力下降，国际秩序一定会发生动荡这一结论。而这也是基欧汉开展研究的核心，如何在霸权国衰落的前提下维持国际合作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基欧汉认为原有的霸权稳定论将霸权仅仅限于原料、资本、市场等物质资源上，是一种“粗糙”的理论，仅仅凭借权力因素就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在理论

上是不充分的。^[15]基欧汉为此引入国际机制的概念，他认为霸权国是凭借对国际机制的创设和控制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的，由此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由物质霸权稳定改进为物质霸权基础上的机制霸权稳定。机制一词的拉丁文（regimen）意指规则和指导，是由约翰·鲁杰于1975年引入国际政治领域的，他将机制定义为“国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的预期、规则、计划以及资金的承诺”。^[16]对于国际机制概念具有重要发言权的还有斯蒂芬·克拉斯纳，他认为国际机制就是“在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或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也成为对国际机制最经典的阐释。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霸权稳定论的改造使该理论走向成熟和完善，其根本方式是通过霸权建立和领导的国际机制为平台协调多国合作来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减少霸权国自身投入的成本，以便在霸权实力衰退后继续维持霸权的领导和支配地位。机制霸权稳定说是既是对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实力下降的回应，也适应了全球化的浪潮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机制合作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了小国参与权和发言权，使霸权统治建立在一种协调和认同的基础上，较之前的霸权稳定学说增加了灵活性和合理性，也成为美国维持世界领导权最为重要的方式。

霸权的崛起

学界普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要想达到霸权的水平，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17]。首先，它必须有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强大的国家力量，这是它建立新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能力所必需的。就军事力量而言，必须要拥有强大的三军力量，特别是空军力量和海军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地区霸权在地理上都位于半岛或岛屿上。半岛和岛屿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在需要海军力量的地方提供了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这里“半岛”和“岛屿”的概念随国家客观实力的强大而产生改变，例如，美国虽然并非在半岛或岛屿上，但其东西海岸与其他大陆隔绝、且接壤国几乎均为战略同盟的地理条件，使其仍然成为了霸权国。此外，核武器的现代发明和强大空军的存在为该国提供了高度可靠的安全保障，使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超级霸权，被认为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国家。其次，霸权是指具有执行系统规则的能力属性的状态。最后，霸权必须有领导的意志，建立霸权政权的意志，以及领导和执行制度规则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有领导的意愿，但缺乏领导的必要能力。由于没有能力迫使国际体系保持稳定，英国几乎无法阻止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后，霸主必须致力于这一体系，这一体系需要被视为对其他大国和重要国家行为者都有利。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霸权稳定论作出系统批判和重要修正并发展为“后霸权主义”，他们认为霸权之后并不是战争而是合作，国际机制能够克服国际政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合作在即使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因此，霸权稳定论总体上强调物质因素并以三个要素为中心：一是有霸则稳；二是公共产品的无偿供给；三是霸主的自我损耗。

==

1.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107.
2.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83.
3. Herrington, Luke. Why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Lead to Global Hegemony.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April 2015].
4.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86.
5. Terry Boswell and Mike Sweat. "Hegemony, Long Waves, and Major Wars: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Systemic Dynamics, 1496-1967,"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 35, 124.
6.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1998)
7. Michael C.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9) 15, 183–98
8. Barry Eichengree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Economic Analysis: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the Need for an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http://repositories>).

cdlib.org/iber/cider/C96-080) (December 9, 1996).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C96-080.

9.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une. 1981, **25** (2): 242–254.
- l0.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 中国大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7月: 347–348.
- l1. 霍布斯·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 1985. [ISBN 9787100017510](#).
- l2.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94–104. [ISBN 9787208080041](#).
- l3.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114. [ISBN 9787208059436](#).
- l4.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3–27. [ISBN 9787301078006](#).
- l5.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33-37. [ISBN 9787208059436](#).
- l6.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2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0-01: 558. [ISBN 9787501245413](#).
- l7. Covarubbias, Jack. [The United States - Reluctant Sheriff or Potential Hegemon?](#). *American Diplomacy*. [7 April 2015].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Megaloasuka/沙盒&oldid=65353439>”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21年4月25日 (星期日) 08:05。

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

Wikipedia®和维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

维基媒体基金会是按美国国内稅收法501(c)(3)登记的非营利慈善机构。